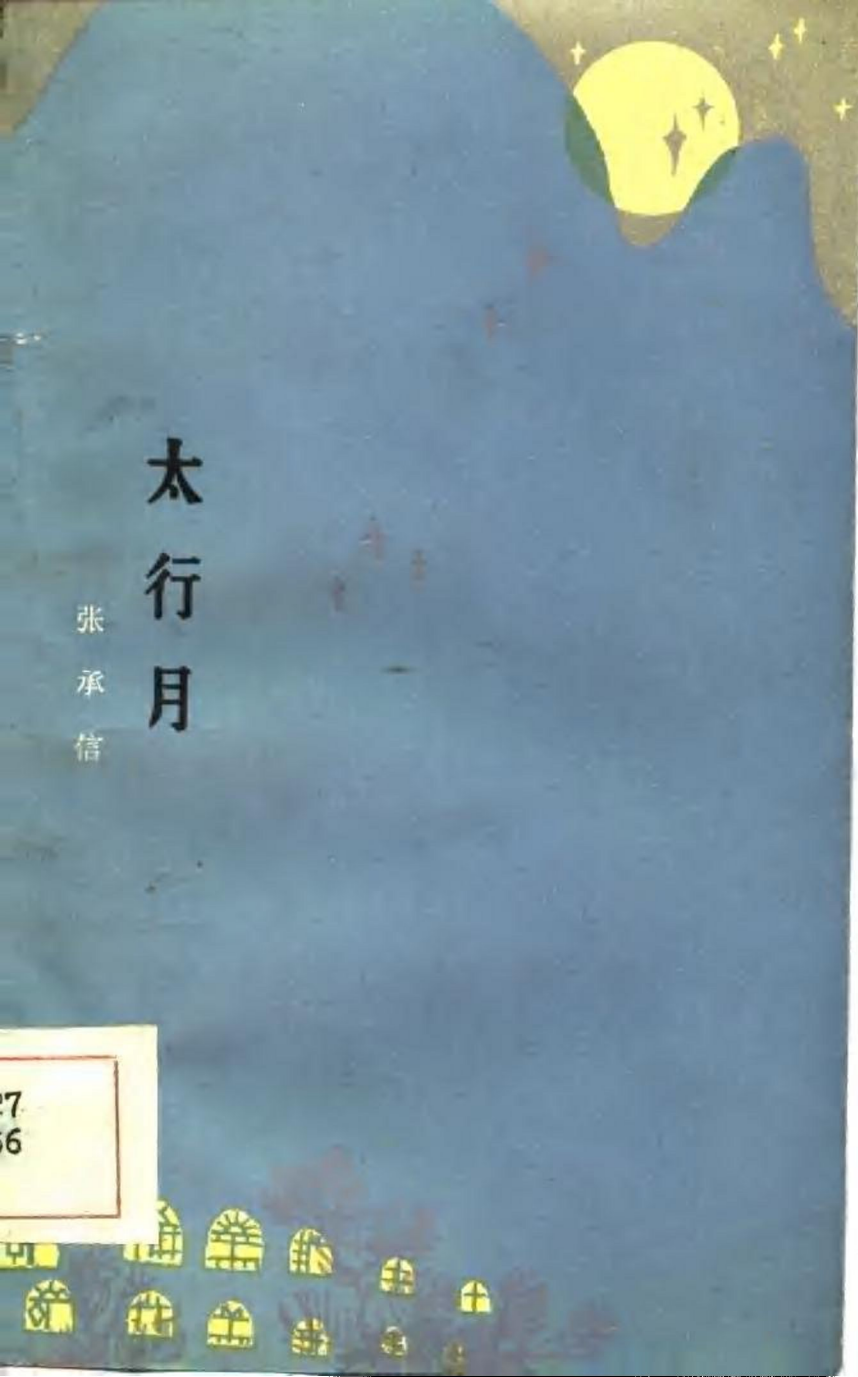


太行月

张承信

7
6



太行月

张承信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960 1/32 印张: 3.75 字数: 2千行

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000册

*

书号: 10088·874 定价: 0.40元

太行月

目 录

登泰山（三首）·····	（ 1 ）
写在白居易墓前·····	（ 4 ）
谒包公祠·····	（ 9 ）
萤·····	（ 15 ）
采榆钱·····	（ 17 ）
太行情深·····	（ 20 ）
太行山·····	（ 22 ）
太行草·····	（ 23 ）
爬山虎·····	（ 24 ）
路口·····	（ 25 ）
太行山见闻（三首）·····	（ 26 ）
连心碾·····	（ 30 ）

开不败的心花（五首）.....	（ 33 ）
“标语”	（ 36 ）
“贝壳”	（ 38 ）
圓圓的水庫.....	（ 40 ）
左权住室.....	（ 42 ）
“钢铁”呵，你在叮咛.....	（ 44 ）
巍峨的高峰.....	（ 48 ）
十字岭断想.....	（ 50 ）
将军柳.....	（ 59 ）
五台春晓.....	（ 61 ）
瓢.....	（ 64 ）
沸腾的夜.....	（ 73 ）
“窗口”	（ 75 ）
马莲草.....	（ 77 ）
苦苦菜.....	（ 78 ）
青松.....	（ 79 ）
娘子关沉思.....	（ 80 ）
山重水复.....	（ 85 ）
赶趟.....	（ 91 ）
市井奔歌.....	（ 98 ）
现实.....	（ 103 ）
太行第一山（二首）.....	（ 108 ）

向劳模们看齐..... (110)

诗 誓..... (113)

登泰山（三首）

十八盘口占

短裙与长裤，
挂满七千级石阶。
无尽的重叠！不断的超越！
上浪与回流同辙。

不管政府首脑，国家元首，
一过欢喜三里，都得以足代车。
拒绝回头，不敢停歇，避免闪跌，
脚下踩着同一的音节！

天 街

岱顶、月观峰与日观峰之间，
灰青的石块拼出一条天街。
没有居民，没有商店，唯见碧霞元君一隅宫
阙，
摩崖刻石，供全球赏阅！

八十农妇，退休大爷，三岁小孩，
东指西点，跟外宾肩挨手接。
我猜想：若不是地里粮涌钱浪，
会有心来选购天上的清风，明月？

谒黄巢墓

我发现：唐末农民起义的大潮，
在泰山竟留下一峰翠绿！
这是一个失败者的标本吗？
我译不出墓草的切切倾诉。

草丘，是你吞食了义军领袖？

不，是民心将英骨一杯杯掩护。

人民是海，他曾是浪头，

我追悼这涌起后的凝固……

1983年2月号《山东文学》

写在白居易墓前

一

伊水悠悠，历史悠悠。
一次次心的轮渡，
今天，才找到脚下的路。
啊，琵琶峰巅，
几重绿色的荫里，
那不是唐太子少傅！①
俊眉，朗目，
深藏的是一瞥深情；
方巾，布衣，
飘曳的是盛唐褶皱。

舒展开紧锁千余年的额弧，
朴实得似屈原、杜甫，
象艾青和我的每一个师长、诗友！

哦，倚山石径，斜垂的音阶，
一投足，
竞迸起音符如瀑！
不是“樱桃樊素口，杨柳小蛮腰”，
而是十首《秦中吟》，五十篇《新乐府》……

你迎迓：“相逢何必曾相识。”
我急说：“相识何必同时候。”
一截龙门桥渡回迢迢历史，
两颗心迅速靠岸，奔扑！

二

不逝是伊水，
西畔峙名窟——
两千一百个灰色石龕邻列，
看万佛饰壁，有血有肉，
只是借艺匠获得了永久；

而东山一丘荒冢，
掩埋的是江州司马遗骨，②
醒着的是白居易的诗魂，歌哭。
它简陋，一如诗人清廉的生活，
它丰富，一如漫山不败的花谱。
并非一抔黄土凝结成斑驳回忆，
人民总是缱绻钟情自己的歌手！
不然，石磴上早窜出石芽，
不然，墓碑顶早沉入荒芜。
而且，我也不会到中州的地方志上，
查访早已注销了河南尹的户口。③

三

一生泡进民间，
才萌出思想的长绿。
我醉入史诗的芳馨，
《白氏长庆集》枝叶扶疏！
诗七十五卷，三千条纵横的根须，
三千条平行，不平行的河流，
把历史的断层穿透。
“为时而著”，“为事而作”，

老妪能解，不脛而走，
是民族心弦的亲切共鸣，变奏。
哦，琵琶峰是音箱，伊水源头，
承《诗经》、杜甫的律脉，
由地层深处喷薄而出，
一路哺乳着诗国连陌的园圃。
润泽了《剑南诗稿》、《大堰河，我的
保姆》，
甚至于谢芳馨、马金凤和周玉珍的歌
喉……④

啊，伊水悠悠，
啊，白诗悠悠。
汨汨地从我的静脉中注入。
白公啊，你飘落在我的家乡，
我却在你的太原歌讴。
学着你，但不是步你的后尘，
而是延长你拓宽了的枢纽——浔阳江上，
琵琶已换了新韵，
卖炭翁的子孙也裹上新裘！
一部《长庆集》在人民的呼吸中回应，
与白堤同在，八节滩共寿！⑤

虽然你没留下一寸照片，
今天，尽谙熟你的眉目，
诗篇携你往哟，
白发故人稠。
这就是，为什么我一到洛下，
先找你啊，
唐太子少傅！

注：①②③均为白居易曾任职名。

④三人都是深受人民喜爱的河南戏曲演员。

⑤白居易于任上在杭州、洛阳兴修的水利工程。

1983年6月号《星星》

谒包公祠

—

这是包公告老还乡后的旧居吗？
包河公园簇拥出一片巴掌大的荒岛。

水杉与翠竹绿得象一团雾，
蓝顶红柱的四合瓦舍，
如一团化开的颜料。
庭前三株银杏该是包公遗植吧？
绿盖灰干，
纵两人也难以合抱；
几垅修竹刚浇过水，

两盆米兰才打过苞；
而包公呢，
正危坐面南的正堂，
乳白的炊烟舒卷着思考……
他今年已经983岁了啊，①
哦，却一点也不见老！
煤色的黑脸，黑帽，黑袍，
寒芒正色，熠熠欲烧。

不错，包公祠，是庙，
却没有庙的蹊跷——
不设香案，不通关节，
依然是开封府的情操；
阎罗气象，菩萨心肠，
组装成香花墩明朗的氛围与线条。

二

我在护城河里一阵打捞，
连一个传说也没有捞到。

历史将国粹一粒粒存传，

化一缕清风在现实唇边飞绕——
包公纵然死了，
而不死的希望却长青不凋，
一尊泥塑，
依然是血肉之躯的老包！
逍遥津的明月知道：
一个文集镇上的黑衣少年，
两个月，坐在流芳亭下复习应考，
教弩台上的松荫记得，
包公死后又怎样激起乡亲的泪涛：
七十二口棺廓，
从庐州四门抬出，②
七十二口棺廓，
全葬入百姓的心扉！
尽管，陈世美的幽灵撒开株连的网，
尽管，二国舅也扛起掘墓的镐锹，
它们连一根忠骨也没能挖到，
而包公的后裔呢？改姓为“鲍”，
游入人民的大潮……

哦，包公死后——
不！自从他去官离朝，

大宋朝的一片青天，
迅速墨云四合，日蚀月落！
就连圣赐的“庐州护城河一带”，
宦官也改为“一片”巴掌大的荒岛！
彼景此情，
包公啊，可曾料到？

三

荷叶上滑过湿润的风，
九曲桥上涌来不尽的短裙、笠帽。

包公仍正襟危坐，
胸中似翻腾着海啸：
是自责：忠恕宽仁，
姑息了佞臣？
是追悔：贪官何多！
铜铡何少！

因此，在香花墩上，
才只种关节不通的修竹，
放逐斑茅。